太平御覽/093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太平御覽
卷九百三十三．鱗介部五　虵上

► 鱗介部六

版本信息

《周易·繫辭下》曰：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；龍虵之蟄，以存身也。

《爾雅》曰：螣，螣虵。〈龍類也，能興雲霧而遊其中。淮南云蟒虵。〉蟒，王虵。〈郭璞注曰：蟒，虵最大者，故曰王虵。〉

《左傳·莊公》曰：初，內虵與外虵鬬於鄭南門之中，內虵死。六年而厲公入。

又《文下》曰：有虵自泉宮出，入于國，如先君之數。〈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。〉秋八月辛未，聲姜薨，毀泉臺。〈魯人以為虵妖所出，而聲姜薨，故壞之。〉

又《襄三》曰：叔向母曰：「深山大澤，實生龍虵。」

又《襄五》：梓愼曰：「今茲宋、鄭其饑乎？虵乘龍。」〈虵，玄武之宿，虛危之星。〉

《史記》曰：秦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，其口出於鄜衍。文公問史敦，敦曰：「此上帝之徵，君其祠之。」於是作鄜峙。

《漢書》曰：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，夜行，經豐西大澤中，有大虵當道，拔劒斬之，遂行。後人至者，見一老嫗哭虵。曰：「此白帝子也，向赤帝子過而殺之。」嫗因忽然不復見。

《後漢書》曰：華他嘗行道，見有病咽塞者〈咽，喉也。〉，因語之曰：「向來道隅有賣餅人，莽齏甚酸，可取三升飲之，病自當去。」即如他言，乃立吐一虵。

《晉書》曰：杜預，先在荊州，因宴集，醉卧齋中。外人聞嘔吐聲，竊窺於戶，而見一大虵垂頭而吐。聞者異之。

又曰：樂廣常有親客，久闕不復來。廣問其故，荅曰：「前在坐蒙賜酒，方欲飲，見盃中有虵，意甚惡之，既飲而疾。」于時河南廳事壁上角漆畫作虵，廣意盃中虵即角影也。復置酒其處，謂客曰：「酒中復有所見不？」荅曰：「所見如初。」廣乃告其所以，客豁然而解，沉痾頓愈。

又曰：趙王倫篡位，殿上有大蟒及小蟒，耳間垂肉，似重孝幘，小蟒亦然。

又曰：慕容熙遊于城南，止大柳樹下，若有人呼曰：「大王且止。」熙惡之，伐其樹。乃有虵，長丈餘，從樹中而出。

又曰：沮渠蒙遜攻浩疊，而虵盤於帳前。蒙遜笑曰：「前為一騰虵，今盤在吾帳。天意欲吾回師。」先定酒泉，燒攻具而還。

沈約《宋書》曰：劉秀之，少孤貧，有志操。十許歲時，與諸兒戲於前渚，忽有大虵來，勢甚猛，莫不顛沛驚呼；秀之獨不動，眾並異焉。

《南史》曰：梁主衣庫見黑虵，長丈許，數十小虵隨之，舉頭高丈餘，南望，俄失所在。帝又與宮人幸玄州苑，復見大虵盤屈於道，羣小虵繞之，並黑色。帝惡之，宮人曰：「此非恠也，恐是錢龍。」帝勑所司，即日取數十萬錢，鎮於虵處以厭之。因設法會，赦囚徒，賑窮乏，退居栖心省。又有虵從屋墜落帝帽上，忽然便失。又龍光殿上所御肩輿，復見小虵縈屈輿中，以頭駕夾膝前金龍頭上，見人走，逐之不及。

《梁書》曰：倭國有獸如牛，名山鼠，又有大虵吞此獸。虵皮堅不可斫，其上有孔，乍

開乍閉，時或有光。射中之，蚘則死矣。

《陳書》曰：後主末年，昏淫政亂。秘書監傅縡上書諫諍，後主逼令自盡。死後，有惡蚘上屋來靈床當前，受祭酹而去，復來。百有餘日，時有彈指聲，俄而陳滅。

《後魏書》曰：東魏孝靜帝武定中，有大蚘見武牢城上。時北豫州刺史高仲蜜以武牢叛，死者數千人。後武消難之任武牢，蚘又見，消難亦叛。土人謂之雌龍。

《隋書》曰：煬帝大業末年，翟讓初見李密，衣在格上，密腰帶化為赤蚘，讓心異之，竟為密所殺。

又曰：薛濬初為童兒時，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。見一黃蚘，有角及足。召羣兒共視，了無見者。濬以為不祥，歸而憂悴。母逼而問之，濬以實對。時有胡僧詣宅乞食，濬母怖而告之，僧曰：「此乃兒之吉應。且是兒也，早有名位，然壽不過六七耳。」言終而出，忽然不見，時咸異之。既而壽終於四十二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。

又曰：李密據偃師，王世充領兵討之。夜有班蚘長丈餘，向寢屋作聲，如牛吼，執伏者斬之。明日戰大潰，疋馬歸國。

《唐書》曰：太宗屯桓壁，常欲覘敵，潛軍遠抄，騎皆四散。太宗與一甲士登丘而睡，俄然賊兵四面雲合，不之覺也。會有蚘逐鼠，觸甲士驚起，因見賊至，遽白太宗而俱上馬，馳百餘步，為賊所及，發大羽箭射之，殪其驍將，賊騎乃退。當時以為神異焉。

又曰：建中三年，趙州寧晉縣仁孝里沙北有棠樹甚茂，百姓禱之為神。忽有群蚘數千，自東南來，趨北岸集棠樹下為二積，留居南岸者為一積。俄有三龜徑寸，繞行積旁，積蚘盡死，而後各登其積。野人以告，蚘腹皆有瘡，若矢所中。

又曰：元和中，五坊小使每群聚於賣酒食家，肆情飲啖。將去，留蚘一篋，誡之曰：「吾以此蚘致供奉鳥雀，可善飼之，無使飢渴。」主人賂而謝之，方肯攜蚘篋而去。

又曰：李朝晟為邠州刺史，城方渠無水，師徒囂然。遽有青蚘乘高而下，視其跡，水隨而流。朝晟令築防環之，遂為停泉，軍人仰飲以足。圖其事上聞，詔致祠焉。

又曰：{罒剡}賓國有鼠，喙尖而尾赤，能食蛇。有被蛇螫者，鼠輒嗅而尿之，其瘡立愈。

《後唐史》曰：青泰三年春，有蛇、鼠鬬于獅子門外，而鼠殺蛇。

《晉史》曰：高祖即位之前一年，歲在乙未，鄴西李固橋下，鼠與蛇鬬。鬬及日之中，蛇不勝而死。行人觀者志之，後唐果滅於申。

《周史》曰：太祖常寢，柴后見五色小蛇入顴鼻間，心異之，知其必貴，敬奉愈厚。

《戰國策》曰：昭陽為楚伐魏，覆軍殺將，移師攻齊。陳軫為齊王使，見昭陽曰：「楚有祠者，賜其舍人酒一巵〈巵，酒器也，受四升。巵，章移切。〉。舍人相謂曰：『數人飲之不足，一人飲之有餘。請各畫地為蛇，蛇先成者飲酒。』一人先成，引酒且飲之，乃左手持巵，右手畫蛇曰：『吾能為之足。』為足未成，一人蛇後成，奪其巵，曰：『蛇故無足，子安能為之足？』遂飲其酒，為蛇足者終亡其酒。今公攻魏，破軍殺將，又將移師攻齊，齊畏公甚。戰勝不知止，猶為蛇足。」昭陽解軍而歸。

《孫子兵法》曰：善用兵者，譬如率然。率然，常山之蛇也。擊其首則尾至，擊其尾則首至；擊其中身，則首尾俱至。

《慎子》曰：騰蛇游霧，飛龍乘云。雲罷霧散，與蚯蚓同。

《韓子》曰：昔黃帝合鬼神於西太山，作為青角，虎狼在前，蟲蛇伏後。

又曰：蟺似蛇而蠶似蠋〈音屬〉，人見蛇則驚駭，見蠋則毛起；漁者持蟺，婦人拾蠶，利之所在，皆為賁諸。

又曰：鴟夷子皮事田成子。成子去齊，亡之燕，鴟夷子皮負傳而從。至望邑，曰：「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？澤涸將徙，有小蛇謂大蛇曰：『大蛇行而小蛇隨之，人以為蛇之行者耳，必有殺子。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，人必以我為神也。』乃相負，越公道而行，人皆避之。今子美而我惡，以子為我上客，一乘之君也；以子為我使者，萬乘之卿也。不如為我舍人。」田成子負傳而隨之。至逆旅，君待之甚敬，因獻酒肉。

《淮南子》曰：越人得蚺蛇，以為上肴；中國得而棄之無用。〈蚺蛇，大蛇也，其長數

丈。〉

又曰：犧牛騂毛宜於牲，其象以致雨，不若黑戾〈黑戾，黑色，虵屬也。戾潛於水，神象，能致雨也。〉。

又曰：神虵能斷而復屬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。

又曰：昔容成氏之時，道路鴈作行而處〈容成，黃帝時造曆上。〉，記嬰兒於巢上，致餘糧於畝首，虎豹可尾，虵虺可蹙。

又曰：虎豹不可使緣木，蝮虵不可以安足。

《淮南万畢術》曰：烏喙虵肝，病病作不苦。〈取鳥喙、虵肝各等，治和丸如梧桐實。欲作，吞一丸，人不倦矣。〉

《抱朴子》曰：巳日山中稱寡人者，社中虵也。

又曰：或問隱居山澤，治虵蝮之道，曰：「昔員丘多大虵，又生好藥。黃帝將登焉，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虵去也。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，以入山林，則不畏虵。虵若中人，以少許雄黃末傅之瘡中，登愈。」

又曰：虵類雖多，唯有虵蝮，中人至急，一日不治則殺人。若不曉方術，而為此虵所中者，但以刀割瘡肉投地，其肉沸如火，須臾燋盡，而人得活也。

《山海經》曰：泰華山有虵，名曰肥遺，六足四翼，見則天下大旱。

又曰：巴虵吞像，三歲而出骨。君子服之，已心腹之疾。〈今南方蚺虵吞鹿，已爛，自絞於樹，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，此類也。〉

又曰：大同之山有虵，名曰長虵，其毛如彘豪，其音如皷柝。〈如皷人擊柝身。音吒。〉

又曰：鱗山多鳴虵，其狀如虵，四翼，音如磬，見則大旱。

又曰：黑齒人，為人黑齒。有虵一赤一青在其傍。

又曰：雨師，為人黑手，各操一虵。

《星經》曰：騰虵二十二星在室北，近河，主蟲虵。

《說苑》曰：齊景公獵，上山見虎，下澤見虵。問晏子曰：「此不祥耶？」曰：「有賢不知，知而不用，用而不任，此不祥耶；山是虎室，澤是虵窟，何不祥乎？」

《新序》曰：太子申生至靈臺，虵遶左輪。御曰：「速得國之祥。」太子遂不返，伏劒而死。

《賈誼書》曰：晉文公出田，前駈還曰：「前有大虵，其高如隄，橫道而處。」文公曰：「還車而歸。」其御曰：「臣聞祥則迎之，妖則凌之。今前有妖，請攻之。」公曰：「不可。吾聞天子夢惡則脩道，諸侯夢惡則脩政，大夫夢惡則脩身，善是則禍不至。今我有失行而天戒以妖。我若攻之，是逆天令也。」乃歸。齋宿而請於廟，退而修政。居三日，夢天誅虵，曰：「爾何敢當聖君之路！」文公覺，令人視之，虵已魚爛矣。〈《新序》同。〉

又曰：孫叔敖之為兒，出遊還，憂而不食。其母問其故，泣而對曰：「今旦見兩頭之虵，恐死。」母問曰：「今虵安在？」曰：「聞見兩頭虵者死，恐他人復見之，已殺而埋之。」母曰：「無憂，汝不死矣。吾聞之，有陰德者，天報以福。」〈《新序》同。〉

《列仙傳》曰：玄俗者，自言河間人，餌巴豆、雲母，賣藥於都市，七丸一錢，治百病。河間王病，買服之，下虵十餘頭。

酈善長《水經注》曰：南鄉故城城南外，舊有郡社栢樹，大三十圍，蕭欣為郡，伐之。言有大虵。從樹腹中墜下，大數十圍，長三丈，小虵數十隨之，入南山，聲如風雨。伐樹之前，見夢於欣，欣不以厝意。及伐之，少日果死。

又曰：漢水又東，合洛水。水有二源，合注壑於神虵戍西。左右山溪多五色虵，性馴良，不為物毒。

又曰：交州山多大虵，名曰蚺虵，長十丈，圍七八尺。常在樹上伺鹿獸，鹿獸過便低頭繞之，有頃鹿死。先濡令溼，訖，便合頭角噉之，骨皆鑽皮出。山夷始見虵不動時，便以大竹籤籤虵頭至尾，殺而食之，以為珎異。故楊氏《南裔異物志》曰：「蚺唯大虵，既洪且長。采色駁犖，其文錦章。食灰吞鹿，腴成養創。賓享嘉宴，是豆是觴。」言其養創之時，昉腴甚肥。